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三目錄

墓誌銘

亡弟景誠暨婦鍾孺人合葬墓誌銘  
留母張孺人墓誌

益府長史前雲南騰越州知州節齋鄭公暨  
配林宜人合葬墓誌銘

浙江市舶司提舉前寧波府同知桂軒謝公  
墓誌銘

重修栢岡祖墓誌





敕贈太孺人吳母黃太君墓表

皇明沔陽州知州玉菴鄧公暨何孺人合葬

墓誌銘

賜爵一級見川阮公暨陳太孺人合葬墓誌

銘

大符卿玄扈沈公暨元配范太安人合葬墓

誌銘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三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演撰 孫國樞補闕

墓誌銘

亡弟景誠暨婦鍾孺人合葬墓誌銘

嗚呼此余同母弟景誠偕其婦鍾之墓也弟生蓋二十有四歲而婦則少弟者三歲然婦之歸於弟也僅二年以未亡人而立之孤而稱母也者僅九月以其夫所植之腹而舉之子而稱母也者僅三月是弟之為人夫也者僅一年其為人父而抱子



則無一日也傷哉弟之歿也謂兄必傳弟蓋日且  
暝矣然猶能舉李夢陽嘗傳其弟璉以要我淚未  
嘗不淫淫被面也弟不念身後事乃念身後名乎  
今弟之墓且告成而言猶在耳能不揮涕而誌之  
先大夫鏡山公蓋有五男子云長余次萃而三為  
弟皆母夫人謝所自出弟名芹字景誠嘗自稱為  
齊州居士 穆皇帝卽位之十年先大夫令陸川  
而弟遂舉於陸川署中嘗委禽里人按察副使曾  
一經女歸有日矣女乃病狂不治時弟年且二十

有三乃改婚是為婦鍾弟廣頰潤面偉軀幹眉目  
如綉伏犀直貫頂隆隆起也自為兒時輒開悟異  
於常見而稍長警敏強記蓋從余及仲受春秋家  
言識者皆有難兄之嘆十八補邑博士弟子輒試  
高等為增廣生然性跌宕多材秬善書又善奕又  
時時好從諸少年徵逐故為博士弟子八年僅一  
就省試卒以脫誤失雋始憤而歸下帷發藏書徧  
讀之奮矣迺善噉飲膚體肥碩善病病之日竟以  
被酒多噉鱠且多噉犬肉從郊行單衣騎馳挾狂



風雨而歸故病七日輒委頓而歿然居常以義俠  
自喜好推與有車裘共敝之風死之日無問知與  
不知皆爲行哭失聲時婦鍾者則賑已七月矣然  
弟指其腹以訣則淚又未嘗不淫淫被面強起而  
要我也兄必嗣弟雖然嗣弟者其阿金乎則余季  
兒元焯今所爲嗣者也時焯僅六歲不能杖而次  
兒元煒者八歲矣於是遂笑立煒而弟始就暝嗚  
乎傷哉無何婦鍾者亦舉其遺腹子乃名之曰孟  
孫蓋母夫人嘗夢有登堂自稱爲軻氏者而孟孫

生然孟孫五閱月而婦鍾者竟病卒居久之而孟  
孫者亦從嗣子煒俱病卒傷哉夫夢者何也意者  
人之將死其言也微乎遂請立焯其詳具母夫人  
囑中先是煒之立也余讀禮至鄉射之篇參季煒  
且殤母夫人數不欲生日夜抱持焯而啼諸廟也  
焯不立則弟不嗣而母夫人不能一日以生則余  
于弟爲不兄於母爲不子然焯立矣竟又不能不  
以此而藉諸滋多之口幾欲起而中廢者久之夫  
興絕繼滅卽道路能言之何問兄弟然程河南不



西園存補 卷之二十三 三  
能以子子其兄夫河南聞人也此又何也余謝唯  
唯遂次第之以誌諸墓俾後之人得其鑒焉因銘  
之曰嗣汝者兄銘汝者兄兄也昭昭汝也冥冥噫  
嘻洋洋乎如在其上是爲鏡山公之靈

留毋張孺人墓誌

孺人余女兄也余姊謝夫人之歸先大夫鏡山公  
首舉孺人故余有女兄二而孺人爲長蓋以腹婚  
黃氏有一女黃氏卒乃遺腹舉一子誓守之若干  
年塲改適邑諸生留維翰復舉一女而孺人卒矣  
留故室三子孺人旣歸于留其侍兒又舉一子然  
留自孺人歸始無內顧憂始力學爲邑諸生留之  
故室女二始克歸于人故室子超然亦始力學爲  
邑諸生而其稚者始忘其母之死而疑其母之生



內閣傳稿 卷之三十三 四  
若子年如一日也孺人賢矣余嘗謂孺人宜子且  
宜壽然竟卒又不獲身有其子痛哉孺人生於嘉  
靖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於萬曆辛卯九月某日  
某時爲壽四十有五女黃適邑諸生歐一龍而女  
留僅六歲母夫人鞠之以字余中表阮一選甲午  
春二月某日葬於某山之陽母夫人泣謂余曰此  
而母與而父居貧時首舉牛衣中相拮据以有今  
日者也母不忍忘生者乃忍忘死者於是命余與  
弟萃相與爲墓墓焉而余復揮涕誌之如此

益府長史前雲南騰越州知州節齋鄭公暨

配林宜人合葬墓誌銘

歲壬午吾粵當大比士特中朝官出典省試之制  
未復皆廉以外郡邑大夫爲政諸廣文以聘至拱  
手受成而已是役也士以春秋雋者溢於故額凡  
六人惟余不肖及弟萃則公所拔且首拔也蓋公  
以建平教諭應粵聘故明春秋爲海內所宗於是  
王者復以春秋士甲乙受成於公卽余不肖以暗  
投幾見斥幸出公手中乃爲第四人弟萃亦相次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三 三  
爲第十人故一放榜臺使者及諸監司郡大夫皆  
盱衡而遜謝曰此二難者鄭先生所得士也公亦  
抗顏曰此二難者誠非諸大夫所能得也噫亦異  
數矣時不肖年二十有五第萃年二十有一豈惟  
師之屬望良殷卽不肖兄弟亦未嘗不交相砥礪  
以無負公一顧之誼何期自其暴棄歲晏無成皆  
以老公車竊祿升斗第萃止獲國子禮輒不祿余  
不肖止獲一遠郡且爲人所齟齬輒罷歸寧復能  
覩面目於門墻哉更自念爲公門下士幾三十年

閩粵且接壤然公旣以賢勞紆迴行間余不肖雖  
獲從大夫之後而宦轍所至未嘗馬首是瞻及罷  
歸公亦解藩相無何公且捐賓客矣嗟夫悲夫及  
帥之門終不肖之身未嘗復通訊問復接音容是  
以國士遇者未嘗以國士報也今公之仲子太學  
君不遠千里授簡不肖此先大夫之治命也幸吾  
子其文諸麗牲之石嗟夫余不肖其何敢覩面目  
以銘吾師耶又何能不覩面目以銘吾師耶按狀  
公之守騰越也權璫楊榮蓋耽耽滇南云有張甲



者榮之狐也擇人於市而攫人之妻公竊語諸邑  
中曰此非可以三尺按語不云乎衆怒難犯居頃  
之奮臂一呼而甲之骨燼矣榮所爲釋憾於公者  
百方諸當事所爲左右公者亦百方蓋甲之未燼  
也出桺負嶠諸郡邑莫敢攫者惟公獨挺然數列  
上其罪狀故都御史臺御史臺皆橋舌曰騰越公  
之功非焦頭爛額者所可及矣故卒免於虎口嗟  
嗟日稅璫之翼而飛也惟余友楚臬馮君應京秦  
令滿君朝薦首將其鬚耳然皆以身爲餌視公不  
動聲色不投其網者何如哉故以疆項著聞然居  
騰五載不避艱險者如一日騰故滇絕徼孤城斗  
懸內撫三宣外控六尉居然一大藩也第鳥獸散  
者往往伏莽鳥獸合者往往征脫巾而鳥獸耕者又  
皆往往鋌而走險公甫下車則有阿瓦思正之役  
則有甸南屯田之役則有營兵三變之役先是成  
騰者以二萬餘計坐甲裹糧仰給藩帑任事比有柔  
指焉以失士心惟公則藩司之故緘不啓餼鐘之  
故額自如也故一脫巾輒抱首片言一出而三軍



羅拜矣其戡定於倉卒固如此南甸者亦 徼也  
屯種之法莫可究詰闕而入者十三闕而出者十  
七阿瓦思正相繼弄兵議征議撫無不以騰爲外  
府者公一身耳四郊多壘則纍如化爲磐石三軍  
待 則飛輓溢於儲胥而暴烈日蒙犯霧露以履  
屯畝核屯粒遂省藩帑歲輸者凡若干緡藉令封  
疆之寄銅墨之吏皆得如師其人者布滿其間何  
至 歌 泝而愛其矣哉嗟嗟聖天子固爲地擇人耳  
而秉國成者乃爲人擇地故師一仕卽令保康令  
吳川再仕卽判衡陽三仕卽守騰越四仕卽司馬  
邊甸豈爲地而擇公耶夫益藩名藩也其王賢王  
也豈亦爲公而擇王耶聞之保康歲嘗大侵白骨  
幾以谷重矣公旣捐計日之俸以餽其口一走羣  
聖雨輒隨車其令吳川也一如保康而臬司有某  
子甲以苞苴直學公遂索吳川有所謂龍子魚者師  
解其役凡一月乃佯而遣之吳川有龍子魚否耶  
後媿謝去某子甲遂數媒孽公而衡陽判矣衡居  
楚不能戕楚而衡賦則甲楚公居衡益督賦也最



久三 綰郡符數攝邑篆其治效最著而惠澤入民  
亦最深然去衡之日不能名衡一錢故列公於薦  
剡者有曰清風高節八載常新嗟嗟當事者誠爲  
地擇人也以公守騰越宜乎不宜乎八載判衡五  
載守騰以賢若此而以勞又若彼其久也旣宜司  
馬矣亦宜國相乎此其故余不忍言之矣余又按  
狀公之去騰也其清風高節更著於去衡蓋垂橐  
過市騰之父老子弟皆垂泣而別相與餼百金爲  
公治裝復相與重趼餽數百里外公亦垂泣謝之  
重趼者遂委去公卽遣急足趨而返焉曰守之  
官左矣守之守也豈亦左耶故歸閩甫半載益玉雅  
知公急欲得公睿旨時勤蒲輪數駕公乃憺然坐  
固知臣矣臣敢自愛其死且王賢王亦婁王也以  
婁臣相婁王驩若魚水矣故相王凡三年爲肅統  
紀節財用簡左右重宗學崇節義汰冗濫井井鑿  
鑿皆宗法之碩畫也何期末疾遽力請骸王堅誓  
之不得諸宗人遮道留之不得踰一歲王復鄭重  
其幣使堅召公亦不得乃疏公於朝進公一階而



公以計聞矣嗟嗟公浮沉州郡幾三十年知公者固不乏其深知公更推轂公者僅一婁王耳秉國成者宜何如以謝公耶公諱人和字克嚴別號齋齋顧名思義公之槩可少見矣公之先固始人徙居閩今爲閩人世言閩士多榮名亦多厚實公何如耶然鄭氏自唐歷宋數有顯者亦未嘗以厚寔聞數傳至文苑文苑生仕祿仕祿生瓌瓌子三長孔良贈奉直大夫次天秩贈中大夫又次天憲孔良爲邑諸生聚劉氏再娶蔡氏而側室陳則公生母也公十歲輒孤性故夙慧能攻苦力學甫壯角輒爲高等弟子庚午舉於鄉三上春官不獲第乃教諭建平廉潔自喜蓋其天性亦家傳也配爲林宜人故出名放嫺內則能以儉素內助公即兩拜綸章被服綸翟矣居常紈綺不挂於體珠翠不飾於首而充陰行其德以成公好施之名公同母弟二皆蚤世公故以友愛著聞宜人撫其子與女即子與女也故公室中無異財丁年捧檄皎首懸車內無姬媵之奉外無嬖童之嬖七十四年如一日



也歸之日數椽僅蔽風雨朝夕僅給餠粥逮屬績  
幾無以爲歛所稱薑桂之性非耶嗟嗟國家之用  
人也若幅帛然刀尺一稟能踰寸乎余嘗謂孔門  
四科不如明朝一第藉令公而從千佛名經中爲  
人所頂禮則無災無禍至公卿耳嗟夫悲夫士之  
以尺幅自阨者又惡可勝道哉今公以萬曆某年  
某月某日告襄事矣白雲悠悠山川間之余不肖  
又以飲泣苦由不能負土成墳以附古人在三之  
顯尚幸公之子能以公之命而徵余之言以銘公

公之里以文章命世爲名公鉅卿者非公之姻婭  
卽公之義故也公之銘不以它屬而屬余不肖豈  
以余不肖能重公者亦以公之能國士余不肖乃  
足重耳故不敢以苦由辭而約略公之美懿錄其  
大且著者以爲公誌而系之銘銘曰賢之生也彼  
蒼者天賢之阨也亦天則然故位不滿志賢何病  
焉身不諧世其誰曰賢彼懷沙者胡枯槁於澤畔  
而賦鵬者亦自損其天年維有斐之君子誠濁世  
之翩翩磨不磷而涅不淄窮益固而老益堅繫纒



德兮同穴相含笑兮九原上焉允臧鬱鬱草芊是  
曰湖重之山負亥抱已而爲節齋先生之阡

公生於嘉靖戊戌五月二十有五日卒於萬曆  
辛亥六月十有六日享年七十有四宜人人生於  
嘉靖丙申十二月十有二日卒於萬曆癸丑三  
月二十有四日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大升娶  
黃氏居士道隆女大有太學生娶林氏太保文  
安公瀚孫壽女女四長配永福庠生王縉雲南  
按察使應時家嗣庠生德灑子次配太學生陳  
思明庠生炫子次配閩庠生李時泰鐸子次配  
閩庠生楊秉元道芳子孫男五元煒閩庠生娶  
詹太學應星女心毅聘瓊州商別駕尚質女心  
矩聘庠生林宗洪女心全聘建水知州黃達卿  
女心會尚幼孫女六長配永福庠生陳兆基一  
槐子次配侯官庠生羅光斗湖廣叅政一鸞孫  
次配林恒豐忻州知州國光子次字唐棟清遠  
知縣海子次字謝貞瑞刑部郎蒙亨子利溥子  
次尚幼未字



浙江市舶司提舉前寧波府同知陸軒謝公

墓誌銘

誰有之廉吏可爲也而安可爲貪吏安可爲也而  
爲余嘗以此槩公行事與公後人蓋愴然悲心  
也公已酉余謝郡夜卽奉母夫人一日之養歲時  
母夫人則數四輟箸賦肥臬而詠堂燕潛然  
公竟日也召幸未就木誰實彌甥而渭陽義闕  
公獄吏子孫一至此乎嗟夫悲夫控於大邦誰困  
誰憐五畝之宅數口之田不敢問矣一坏之士幸



國疲丘松栢爲薪牛羊上隴負實顛顛能無痛歟  
耶余再拜受命唯謹乃伐石鳩工首封公次封林  
諸人又次封石孺人始於庚戌正月初七日竣於  
六月廿一日經其費以緡計者五十有奇以粟計  
者七十有奇昔若斧今幸若坊且若堂矣公故有  
墓田四十有五畝可以不餒然後之人禴祭幾乏  
田間殺牛余因行求公後人所鬻厥田上上厥賦  
以者凡三十三畝有奇悉昂其直請而復之畀公  
後人以佐歲事且爲文告公之廟藏於祝史要之  
明神無或墜也於是母夫人始一加餐而以麤牲  
之石爲命兒其勉之昔陶元亮嘗傳孟萬年矣戰  
戰兢兢若履深薄兒不文胡能傳公然母夫人在  
上其忍令公之美懿弗彰弗傳然聞之故老公罷  
浙船歸輒絕口不復談浙事又不欲有身後名故  
行事濶落卽公後人不復能狀公惟郡理楊公載  
鳴少宰楊公起元皆嘗傳公於郡志亦寥寥數語  
耳幸公歸隱羅浮母夫人甫四歲險十有四年乃  
歸先司徒時時爲兒言公居浙微能道公浙事一



二如昨也公諱仁字元夫世爲南雄人有清甫公者始居博羅自清甫公而德禮而能芳而壽官紋皆隱德弗耀壽官之子曰又山公金蘭者丈夫子三人公其季也又山公業儒教授里中尤以方正著聞杖於鄉爲閭左右所嚴憚然食貧公歲二十始爲博士弟子員亦以教授餬口假館學宮有從兒某好博諸博徒偶以博故闕學宮公誤爲解構捕博者竟闌捕公公遂黜里中咸寃之又山公不祭也大恚恨誓必杖殺公青青一衿奈何以博褫之誰復能以爲子耶公不敢自白遂亡之懷集時公年已二十有四未受室寤可知也懷集者公二世祖所隸尺伍處有婚弁高止公於牖下公身白爲使足重繭鶉結鵠形弁高心數易之一日其子以文課眎公公稍爲潤色塾之師始驚而走語弁高彼牖下者真卽君師也弁高乃徙公止塾中肅客唯謹懷人士聞之爭欲以女妻公公皆泣謝不可以爲人子其敢以爲人夫耶於是懷人士益憐愛公故公居懷凡三年脯脩輻輳稍能具裳裝乃



竊歸受室閭左林公少溪之女是爲林孺人公之  
年則二十有七矣而又山公志恨如故不少衰衿  
不復青必乃黃泉乃相見耳公復不敢卽安於室  
更之懷集嗟嗟亦數窮窘矣時懷集開童子科公  
竊就試遂爲王者詫異此豈粵之西所能產耶懷  
人士遂闕然逐客於是王者更以上客客公爲公  
治行促公東歸他日富貴毋相忘而龍川鄉縉紳  
羅公龍沙耳公名最熟乃延公家塾故公復居龍  
川過門不入凡兩載乃與賢書則弘治之戊午也  
公久隱畏約又易名以儒士從龍川窳就省試故  
一放榜里中父老鮮有知第四十一人儒士謝卽  
爲公者逮公急足歸諸父老始大驚皆走賀又出  
公而又山公猶太志恨不少衰也且掉臂去以從  
事衣爲游宗收事必舍若弗聞也者縣大夫且具  
車騎張樂道迎公屣屣及於達矣又山公猶堅止縣  
舍中不爲動卽諸父老牛酒在門未嘗一反顧也  
公遂從諸父老膝行道左泣請兒弗率毀名辱親  
大人不以爲子之日久矣幸徼福大人以收桑榆



而大人猶不以爲子是終弗得子於大人也天乎  
天乎至以頭搶地日且中伏不敢起縣大夫咸驚  
異咨嗟爲語謝游宗有子如此尚不可以爲子耶  
游宗休矣於是諸父老相率奉持又山公以還公  
衣冠徒步跼蹐其後遂爲父子如初嗟嗟叔末里  
中一列衣冠父輒卻行者彼何人哉故故老又數  
爲余言謝同知猗介自其天性亦又山公能以身  
教之故一上春官公之母單夫人輒見背公居常  
嚙指不及祿養爲憾而又山公春秋且高歲乙亥  
輒謁選爲第一人同知寧波府事僅六月又山公  
亦見背矣寧波浙壯郡號難治公至輒攝其郡披  
抉無所避回遂以法爲趙繼宗者所齟齬公未免  
喪輒左公船司蓋奇請也公復常晏然隨牒以庶  
幾鴈門之跼然未滿一考竟罷公余不知繼宗何  
物第能左公又能罷公其權有力如此或曰公以  
忤逆璫瑾罷歸非是忤逆璫瑾罷歸者里中故大  
司徒張公津也亦世所稱猗介自守者常守寧波  
捐賓客久顧數從夢中問遺公兩賢相繼殊不偶



然然司徒以寧波什復以寧波興公以寧波名卒  
以寧波罷豈叔末里中科甲宜分途之說自昔日  
然耶夫仕宦固有遇不遇時然謝同知謝同知兒  
童走卒皆不脫口公歿垂三十年遠復與司徒津  
竝祀馨宗誰謂廉吏不可爲而身後名果不可博  
也余又聞之浙

寧波奸人朱鼎者

嘗闌入島中爲中行說數以要我獲厚利公居  
船司貢再至則非鼎所以也遂血刃市中一郡  
戒嚴公單騎往開譬禍福卽抽鼎考立沒入其家

諸貢 寂然後相率羅拜公喚公

言好官也嗟嗟公忠信

獨不能行於權貴人悲夫然公仁心爲質所  
居平易近民民皆見德上公守仁時以平逆濠拜  
爵居里中嘗爲美人圖詩餉公昨夜東風入越臺  
小桃低傍竹欄開一枝折落佳人手引得兒童拍  
掌來公亦足以歸矣故曰夫仕宦固有遇不遇時  
也嗟嗟以五品貴官於浙皆財藪卽不能滿一  
考去然亦何至垂橐歸以力自食且不給令後之



人謂廉吏不可爲耶楊載鳴曰古稱狷介自守公其近之余不能詳公狷介於古人中當求之誰第母夫人每語及輒掩泣公之歸隱羅浮也不能買山今所稱謝家山者周洞也故區脫公至乃闢草萊躬畚鍤佃作久之有屋數椽有田數畝而已然公好行德他勿具論有以代役得浮稅田貧而殺其稅以售於公者公不爲逆直且立散矣或告之故輒以券還之不問其直柰何我食其毛人輸其賦耶牛盜數人爲田徼所得公縱之使去不欲知其姓名此爲食所驅計無復之耳嬰婦陳饁而鬻於野輒爲鬪者誤殺公蹙額久之以一人歿復處一人仁者不爲也遂自收葬不問歲大稔公語石儒人瓶辛有餘粟矣人將相食我能以力自食乎遂盡發其粟以賑之環羅浮而居者皆獲全活故田夫野婦牧豎樵青無遠近老幼皆爭趨公公亦爭暱就之每入村市輒相與提扶婆娑爲樂有問姓名輒不答有知其爲公也輒匿影避去郡邑諸大夫皆望岫息心惟以鄉飲賓筵乃能三致公於



偃室筵畢卽復裹足矣嘉靖癸卯毋夫人來歸先  
司徒乃復入城市遂以微疾卒於正寢則十二月  
八日也按公生於成化三年六月十有五日距公  
之卒爲壽七十有七卒之次年卽克葬於新集都  
甘屋坑之原巽山乾向初室卽林儒人公甫謁選  
報可輒先公卒有子三人曰袞增廣生娶李麗水  
女曰襄以增廣生賜爵一級娶別駕李時達女曰  
褒娶同知曾綸女再娶阮再娶黃皆林儒人出復  
有子曰袞娶張氏則側室初出無嗣女二人其一  
出林儒人歸諸生何符其一出石孺人卽余母夫  
人也石孺人者歸善弁族石湖之女公赴寧波乃  
來歸故母夫人於公爲最少女亦最愛女也公雅  
負倫鑒先司徒少孤有異母兄數困阮之先大母  
呂夫人至賣翹自給公一見輒置先司徒膝上此  
豈長貧賤者耶爲語呂夫人吾有最愛女不輕字  
人若兒真吾婿也呂夫人以貧賤固辭公固要之  
遂委禽焉及毋夫人歸則以詩貽先司徒有園中  
葱韭供湯水架上詩書當藥方之語若公者誠無



媿於冰清矣母夫人復能奉公內教以相先司徒  
所宦皆尸祝如一日及棄貌諸孤復獲與公並祀  
學宮是翁是婿俎豆一堂世以爲美談焉今公之  
墓有宿草者已六十餘年而母夫人年且八十有  
五幸善飯故不肖萱獲以彌甥封公之墓是役也  
生男不及生女豈不信哉第余落托一官白頭分  
郡第萃國子位限於年仰思元陽殊覲面目而公  
之仲子襄所稱南陽公者兩女一歸邑人曾承祖  
一歸宜化令韓公鳴金是爲兩孝廉晟晁之母則  
公之宅相足稱也而公旣以儒起家世且不乏才  
乙酉詔丙午解元頤及際同舉於鄉皆公猶子襄  
之子恒有子良賓郡諸生襄之子恂邑增廣生有  
子良圖良玉良士良心良史良牧良效圖與士皆  
諸生褒之子長愷郡增廣生有子良謨次悌有子  
良言良相良讚良諤相郡增廣生讚郡諸生誦通  
者彬彬當戶者繩繩孰謂廉吏不可爲耶卽家運  
中衰而先澤未斬安知後之人無同時爲監司者  
三人如蘇子瞻所記外大父程遺事耶今墓幸告



成故復採摭公遺事如此公之美懿亦少槩見矣  
是可以銘矣銘曰胡然錚錚以廉而傾胡然冥冥  
以廉而名傾乎名乎孰虧孰盈宅而寧而甘屋之  
坑封而銘而似舅之甥爲語有生女兮莫輕

重脩柏岡祖墓誌

公生於勝國至正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以洪武二  
十一年二月十有六日終於正寢爲壽五十有二  
歲初葬於新集都下塘矮岡不吉洪武三十二年  
三月十有五日遷於羅溪都柏岡石潭之上坐丁  
未向癸丑逮萬曆三十有九年歲在辛亥三月十  
五日六世孫萱始捐資伐石而封之公配林孺人  
止一子曰壽故墓田未立春秋二祀間或舉焉公  
墓旣封萱復聚族而議捐衆資買羅溪都白石村



西園存雅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土名沙田小塘壟等處歲入租十石以俾奉壽公  
之祀者借祀公拜掃之役牲醴之儀歲費銀壹兩  
貳錢子孫實繁不能徧爲胙賽惟上墓者始均頒  
之凡我主祀必躬必虔如或怠褻罔逸於罰

勅贈太孺人吳母黃太君墓表

鬱葱哉此

神皇帝恩贈孺人今

上殊恩再贈


太孺人黃太君之墓而余友用潛侍御吳君之母  
也丙午夏五余從版曹于役金陵時先太安人居  
里中八十有一戴星還于舍假道三餘而用潛以  
名進士令三餘矣授館授餐且投轄一昔三餘故  
以難治名捧檄者往往迴車用潛下車幾何時而  
父老子弟或歌于衢或歌于室謂得神君且得慈  
母則黃太君就祿署中爲衆母母也余以主程東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三  
急未及九頓堂下遂低首別去用潛有母我獨無  
耶奈何持帝粒以啣妻孥其屨之也歲戊申始獲  
奉板輿以就抱關之祿噫噫用潛之錫類弘矣夕  
之用潛以治行高等徙令恩江復奉太君就祿恩  
江地改闢民改聚用潛之式於太君爲衆母母者  
日益甚治行日益有聲而太君年八十有一乃以  
某年某月某日捐軀於恩江養堂以從石門公蓋  
含啖云先是石門公以用潛 奏最獲贈文林郎  
太君稱孺人三仕令信都始被 命稱直指使者

按浙巖政迺泣血上 請詳具陳情疏中於是孺  
人復拜 殊恩有今稱余嘗以間讀用潛所爲疏  
一字一淚蓋愴然悲心焉余一麾守夜卽亦嘗爲  
先太安人 日養陳情以 請卒獲譴用潛獨能  
爲太君微 殊恩駸駸嚮用也豈太君之穀用潛  
能式承之移孝爲忠故簡在 帝心不肖萱不能  
以母爲父又不能以母爲師而隕越其母故自令  
見放耶文林公先太君捐賓客者若干年獲附於  
某公之隧用潛以形家言慶然曰合葬非古也乃



奉太君而封於某余友祁爾光誌而銘之矣爾光  
曰奉先孺人訓與用潛畧相當故其言信而可傳  
傳而可久今用潛復以幣見貺先太孺人之封若  
堂矣若斧矣吾子其表之以詔後人豈以瑩之奉  
先太安人與祁爾光氏亦畧相當故授簡耶瑩不  
肖既不獲當太君之身登堂而拜敢不副用潛之  
命載筆而從余按南海盛衣冠之氣 明興二百  
五十餘年惟  之吳朗溪之黃登桂籍造蓋榜  
者項背相望太君爲穉溪公最愛女穉溪公者

肅皇帝歲壬午鄉書第一人也嘗爲孝豐令孝豐  
之大父樛波公以名進士叅知其行省事世所稱  
八子五貴者其季是爲穉溪公而生太君以其年  
某月某日少文林公者凡二歲誰謂芝草無根醴  
泉無源耶文林公之父曰少崑公於孝豐爲壬午  
同人少崑公之父竹廬公以 純皇帝甲辰成進  
士暨諸父响齋公九巖公又與樛波公皆以名家  
子頤頤科第焜燿里閭故太君之嬪文林公蓋以  
世德爲世媾云用潛世以易起家余卒荼祁爾光



所爲誌大君內則抑何美懿淳備而善用易也夫  
內則始於女中於婦終於母太君生而母鄒持之  
急卽精女紅通孝經女訓及古節孝傳鄒孺人捐  
帨書哭於幃夜哭於寢三年不言笑枯瘠委頓幾  
於滅性諸母對之未有不嘖嘖稱孝女者內外無  
間言母鄧繼入室故獨遜謝太君此女而丈夫以  
閨秀持畫中庭庭而內井然庭而外斬然穉溪公  
常咲而語母鄧何必重生男哉穉溪公令孝豐以  
勞卒官太君携三幼弟奉母鄧孺人扶侍歸觀不

于道路疴瘁無萬數而苴裳蒯帶之外宦橐不敢  
私撫三幼弟以底成立則太君之大有造於黃氏  
也雖下巽上之卦首言女亦觴重女其黃太君之  
謂乎嗟嗟以叅知公爲祖省元公爲父謂他人女  
能無攸遂否太君一歸文林公則事舅姑如事父  
母在中饋日出而進日入而夕思以甘旨各從其  
事衡門之詩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胡安國亦曰娶  
婦必求其不若已者然耶否耶初九閑有家悔亡  
九二家人嗃嗃終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而六四



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此婦道亦母道也文林公故多長者遊我有旨畜咄嗟立辦且加壁焉好語文林公公名家子所交不可戒謝夫人之窺梅直講也故文林公出門多有功之交而程溪公又數語人吳家有婦矣此豈譽兒癖耶用潛甫十歲文林公遽捐賓客用潛往往有終鮮之嘆惟一兄以善病聞不能稱當戶太君以未亡人撫藐諸孤形影相吊也而產且戒仲之半有三女皆爲士人妻豈以非出腹而嘍嘍鬻大賣松乎百兩載途且益之以腴田供犂牲佐雞犬尸鳩在桑蓋爲太君賦也用潛故夙慧太君亦持之急旣就外傳復以母爲父以母爲師和能畫荻截杼力績故用潛一舞象輒數冠諸生以甲午登賢書而成進士則竹廬公 廷對之歲也神爾光曰用潛每肆筵則踧踖杯酌間不敢御嗚呼痛哉酒能傷生慈訓洋洋藐諸孤其敢有離湯及令三餘令恩江一報衙太君輒立用潛堂下媪者令之母令者邑之母也母慈子敗政虐民殘媪嘗斟羹矣過則不旨



故用潛爲令名爲侍御史侍御史名祖武是繩  
父盡能幹非太君之嗃嗃閑家反身威如不及此  
故祁爾光曰婉不忘規嚴以成慈而用潛之母毅  
是式耳今駸駸嚮用爲 新天子紀綱之臣至能  
微一字之 殊恩賁九泉之壽母所稱王假有家  
者非耶故曰黃太君善用易也昔漢劉中壘傳列  
女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女女婦婦母母凡七  
十五人而以母儀十四人冠焉第人各一行行各  
一美故白太傅居易曰漆室緹縈賢女也爲婦則  
無聞伯宗梁鴻賢婦也爲母則無聞文伯孟輿之  
母賢母也爲女爲婦則無聞內則之難類如此本  
古以善用易而兼備中壘所傳八十九人之美是  
黃太君非吳用潛一人之母蓋在宦邸則爲衆母  
之母在內則則爲八十九人之母也卽先太安人  
且當執役爨下况它人女乎豈雖不賢幸識其大  
故表之以詔後之爲人女爲人婦爲人母者再拜  
稽首鬱葱哉億萬斯年之玄扃如斯夫億萬斯年  
之洪澤過而問焉請視貞石此國人之言亦家人



之易

皇明沔陽州知州玉庵鄧公暨何孺人合墓

墓誌銘

余園居嘗爲先師昔友二祠歲時伏臘剪園款割  
溪鮮薦之以寄河山之感而祠昔友者凡三十有  
七人於鄉國則自海忠介公葉計部化甫林太史  
開先區太史用孺黎孝廉惟仁祁孝廉羨仲陳計  
部美用蓋作者八人而玉庵鄧君其一也 熹皇  
帝七年冬十二月四之日君之哲嗣際曦始奉君  
偕何孺人歸爾室奏重幣以君之狀來西園公先



子之所畏也麗牲之石非西園公何以副闈史然  
際曦之言曰君子砥行章名論常定於身後噫嘻  
君之定論何俟身後耶君之令上杭也以壬辰而  
刺沔陽以丁酉時余方困公車數居里中無從得  
君治狀歲戊戌余方通籍西省則君以庚子捐賓  
客矣猶幸數從長安中得聞楚諸賢豪長者爲言  
君之爲令令賢爲刺史刺史賢也時清流裴公應  
章爲少宰亦數爲余言君令杭凡六年卽古之循  
吏何以加焉其竄卓異者甫下車輒以化民易俗

爲競七冠昏喪葬詳爲條教暮自有成此豈筐篋  
吏所能望耶杭故與永定共壤成化末始析爲二  
然壤分矣而民未分受廛者一彼一此不可問也  
正德末有啓疆者狡焉逮 肅皇帝杭與永民迺  
以疆畫著爲令君令杭復有狡焉而起者當事左  
右其袒君堅持之杭繁永簡奈何肥簡瘠繁乎肅  
皇帝之令其在左右袒者擣舌此疆項吏以家視  
邑矣謹避之議遂寢於是杭之士若民相與爲祠  
祠君大宗伯林公士章侍御劉公佐以文鐫貞珉



沒世不忘也然杭喜囂獄市繫繫前令遣往以失  
出入去君儒緩自喜獨精心敬由訟庭無烏雀誼  
掾吏皆抱案股弁立冰上片言得情時梲棘中有  
平西驛峰頭嶺四人以盜誣欲盤歿者數矣君獨  
明其無他皆縱遣之丘以道者商於吳擁重貲數  
遊北里所狎者以它事赴水歿丘遂誣服以強抵  
罪錮於獄十有六年君曰此金夫耳歿者豈能自  
有其躬寧俟強耶白於上破械而出復有以弟竊  
其姊粟僅兩斛幕僚捕四人而斃其一於榜下其  
三人亦當相次盤歿君一切破除故伍伯輩不敢  
擇人於市杭之民雖賞不竊矣歲事不然君曰令  
不能救荒能銷荒耳禱雨則雨禱晴則晴復按令  
甲爲濟苗倉捐計日之俸與肺石之入凡數百緡  
貯粟數千石民與粟不移歲可無罪曰可以教矣  
乃新學宮創一浮屠曰鴈塔也杭士人遂接翅而  
起廖生可行周生行先蓋首舉云詳具裴少宰記  
中於是都御史臺許公孚遠謝公杰御史臺周公  
某皆劄劄以治狀聞此七閩之治平第一也請徙



長樂以見利器主爵唐公伯元遂疏聞而居鮮三  
穴行非百足乃平調君刺史沔陽時兩尊人雲川  
公方太孺人皆疆飯可無內顧君愀然意有所不  
可李令伯曰朝無中人不加歸田臣始不信第事  
劉之日短臣心儀之卽爲投劾而金公節者賢監  
司也數移牒勸駕仕宦而稱大夫豈德澤不可加  
於民乎雲川公亦數以義命教忠謂何君乃幡然  
歲丁酉始偕一老蒼頭携圖書數卷單舸入沔君  
之元配何孺人獨出子舍兩尊人安焉居數月方  
太孺人遂以末疾卒正寢君踉蹌歸作終焉計今  
而後三公不換一日矣沔澤國也故多強宗漢荀  
悅所稱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疆之酷甚於上秦  
君有味乎其言也遂錯其壤而均賦之上不病國  
下不病民按令甲河泊之稅三十有六悉以祿宗  
藩或跳其稅徃徃索逋於當事至股民以額外之  
征應之君乃力請於上俾其國自爲箕斂逋與否  
非異人任也沔乃安堵獨沔好禩祥尚鬼破恒產  
以姘淫祠君厲其禁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惟楚有



竹汚故材藪我有子弟誰其教之廼闢地立講院  
朝夕振德一如杭而加甚焉不朞月行都御史臺  
御史臺交檄推轂而方太孺人之訃忽至汚之士  
若民蹙額相告天乎何遽奪我慈母乎大事旣襄  
雲川公益疆飯趣君治裝一川刺史豈孺子駐足  
地耶 聖天子恩曠蕩而寵服若翁者文林卽耳  
其治命朝夕不少休君乃就道次江村亦以末疾  
遄歸不復起則萬曆庚子冬十月朔日也嗟我德  
咸奈何駐足於州刺史耶惟是哲嗣之狀君也第

能狀其官許鄉評寔曩著一時耳目大都而已風  
流儒雅爲品嗣及君家老所不及術者後苑之園  
公猶能追憶而術之君歟於鄉爲歲己卯時金華  
趙文懿公以侍讀學士忤時相左官副學臬知粵  
省試余以試卷上主者文懿公亟讀之此非博羅  
諸生之冠耶名下無虛士也然不獲雋文懿公數  
以語葉化甫祁美仲張生不可一世急之勿失庚  
辰冬文懿公行部嶺東入羅浮從封人覓張生余  
廼以羅浮賦爲贊蓋六千餘言文懿公擊節以示



化甫羨仲復更語余往歲賢書中有鄧生良佐者  
子之勁敵也嘗爲羊城八景詩卽席立就子見之  
乎而故祕書黎惟敬同御山中亦更語余子嗜臨  
池吾老矣鄧德咸八法當特起子亦知之乎祕書  
故以臨池名家不輕爲許可其推遜如此豈往來  
胸中逮壬午余始偕同母弟仲蔚國子與賢書乃  
獲君把臂輒契叶金蘭蓋異姓兄弟矣自癸未以  
逮己丑公車三續食挂帆則同舟躡屩則共載就  
館則連牀一時粵人士無不攝目此何爲者即生

一鄧復生二張南海盛衣冠之氣豈終爲三人語  
耶歲乙酉文懿公起家大司成移書召余五嶺孤  
陋金陵士之肆也平津閣爲子開矣余遂偕仲蔚  
以先司徒治命移家金陵丙戌罷歸遂偕君館穀  
文懿公署中於是海內諸賢豪長者無不人人願  
交嶺南三生三生乃多大人游名藉甚而君更以  
八法赤幟東南欲以鐵爲門限得君片紙至有欲  
據舷求弱者玉庵先生之名獨噪一時君居金陵  
凡數月歲日清嘉余兩人者策款段携錦奚囊於



名山川登涉無虛日會心處余方燃鬚君卽吮墨  
掃蘇雷題名勝殆遍故君有金陵懷古十九章甫  
脫草紙遂貴於東南文懿公更爲斂社余故去而  
爲廣陵懷古十六章則李青蓮之避崔司勳也君  
更爲余斂社江南佳麗金陵我爲政矣廣陵非張  
生誰爲鄧生對壘者今介弟某書而梓行之亦昌  
歎之嗜也君不善酒獨嗜醉酷嗜余醉故得錢卽  
相覓每羸飲輒相枕籍惟孟奇可不與飲酒亦惟  
孟奇不可不與飲酒余困諸生時嘗爲五齊錄事

傳其劉伯倫之頌酒德也君讀之手足舞蹈爲余  
書五齊錄事傳而題之曰意不在酒姑蘇王伯穀  
辨登張伯起鳳翼江都陸無從君弼勾章黃白甫  
之璧皆以八法名家者相率爲跋語以讚嘆之是  
可以品兩生矣時北里中有數名妓皆工翰墨者  
爭掄重貲購君片幘以借君雄名然君生平第書  
白練裙耳靳而不與余時徵逐少年場中此卷卒  
爲諸姬持去作平康次邪一段佳語逮丙午余以  
計曹于役金陵復見此卷入北山廬手中索價數



十緡矣故余嘗以詩輓一工書友人曰臨池我愛  
黎瑤石林然研惟憐鄧玉庵地下若逢林太史鵝經  
鵝帖更須叅非阿私也君尤精摸印不輕示人獨  
爲余鐫九岳山人四字今爲西園宗器恐嶺以南  
不可再得也君眉目如繡舉體如玉亦天植其性  
溫潤而澤縝密以粟廉而不劇孚尹旁達自稱曰  
玉庵居士蓋比德于玉余數戰手不佞則比玉於  
君也故一時從君遊亦皆玉友張生形穢矣又善  
談吐筆之爲文有韻無韻皆傾一時有天泉洞稿

二卷尺牘二卷六藝流品廿卷紀事彙編二十卷  
行於世又嘗語人未有負朋友而忠於朝廷者故  
重爲然諾惡友誼里中有陳君鍾陽梁君逢泰與  
君友善君爲兩名士傳以表彰之豫章宗人多炷  
聞人也於君爲翰墨交墓有宿草矣君耐其墓哭  
之盡哀君令杭日炷之子元長謀墀謀埠令其友  
葛延祖者携炷遺文過杭謁君君捐俸爲治裝并  
以貽諸將軍大過其望故余嘗竊嘆劉孝標不作  
彼練裾者安得起君九原共賦伐木乎君生於嘉



靖戊申九月朔日全而歸凡五十有三歲何孺人  
生於嘉靖己酉三月十有二日里人何維新女婉  
慧儼靜工刺繡笄流中稱爲針神一歸於君則力  
苦工作佐君誦讀尊章每語姻黨佳兒得佳婦矣  
已爲孝廉妻復躬縞素不以文綺珠玉爲御姻黨  
遇之皆不知其爲孝廉妻也者以君貴拜 恩稱  
孺人不變其塞笥翟禕而縞之非歲時佐宗廟鬯  
灌未嘗一被服也姻黨曰孺人何乃自苦孺人曰  
數衣則弊弊必新能無以華美墮君子之清白乎

聞者動色相戒故君刺沔獨畱孺人子舍無內顧  
以此君旣遊岱孺人以母爲父又以母爲師持畫  
中庭和熊午夜凡二十年天啟龍飛乃捐輓從君  
得歲七十有三子二人長際明太學生先君卒次  
際曦高等弟子皆孺人所生亦皆孺人所教也際  
明娶梁廣文兆電女有子嗣琦娶林計部朝鑰女  
際曦娶諸生陳浩女女一歸余同人郡守梁君維  
屏子師訓爲邑諸生受旣雲川公諱時雨故稱詩  
著聞余嘗進履君之稱詩則家學也今君大事襄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三  
矣幸得際曦之狀以誌君之墓而爲之銘曰萬年  
之藏負丁抱未翩翩才仙赫赫書鬼位不滿德年  
不滿位南國珪璋西園臭味懿彼女師耦德同穴  
曹植七山高水長鷲首之尾宛爲白虹光被西珥  
敬叶見於山川精神斐斐以啟後人雲興霞蔚藏玉於  
山我辭不媿

賜爵一級見川阮公暨陳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阮之先有千六郎者於元之初自南雄石井頭徙  
博羅負南郭而居稱南阮云千六郎一傳爲易居  
公再傳爲仰易公三傳爲東石公四傳爲西泉公  
五傳爲南溪公六傳爲松澗公其配張太孺人卽  
先司徒之異母女兄也以內則著聞松澗公子二  
人長爲懷竹公次爲公公諱楷字端可別號見川  
娶庠生陳碩女亦以內則著聞公年十九爲博士  
弟子高等數就省試不獲雋凡四十五年一旦躋



然而起歲不我與公矢帖括章句胡濶乃公爲遂棄  
去日逍遙於驪峰榕水之間晏如也松澗公及懷  
竹公皆先張太孺人棄賓客公奉張太孺人晨定  
昏省其牕承懽極其色養撫篋竹公之遺孤若已  
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人無間言爲鄉約正不減  
王義方間左右薰其德而善良者二十餘年縣大  
夫莆田吳公日強獨雅重之以聞於督學使者林  
公如楚曰志慕前脩鄉評推其孝友學淹經史後  
進類以陶榕誠士類儀刑儒林雅望遂獲 賜爵  
一級題公之廬曰儒林懿行繼事縣大夫福闕陳  
公鴻漸亦雅重焉曰古貌古心質言質行綽有古  
君子風每行鄉飲酒禮必得公在賓席以爲榮公  
當之無媿色矣公性故諧俗然行義自持亦不狎  
俗多大人遊公之廬咫尺縣廷時士風矜整先司  
徒暨諸鄉紳以公事至於偃室皆行不由徑必期  
會於公之廬與公旅進無私謁者旣退公必殺鷄  
爲黍雷連竟日此林下風氣復見於今日乎余爲  
童子時數從先司徒負劍辟咄於公左右蓋兒子



奇之故與公之子勲宦暱勲有二子長一道戊午  
鄉進士歷官樂安令娶邑諸生韓鳴鐸女子胤康  
余兒元焯之婿次一選邑諸生娶余同母女兄留  
之女阮與張蓋世親也一選子胤庠娶藩椽李在  
宮女胤序娶鄉賓張必振女公生於正德乙亥九  
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癸巳二月初八日享年七  
十有九陳太孺人生於正德丙子八月初十日先  
公卒於萬曆己丑二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萬  
曆戊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於新集都之流鐵  
湖卯乙山酉辛向崇禎甲戌十月初二日樂安令  
一道重新馬鬣微言於萱以誌之而爲之銘銘曰  
有隱君子年高德劭維天無私善人是報振振繩  
繩子孫其保嘏有文孫世德作求爲名令尹以光  
其業百千萬年樂哉斯丘



大符卿玄扈沈公暨元配范太安人合墓墓誌  
銘

樂哉斯丘尚墾玄扈先生及范太安人所爲馬鬣  
封也不佞通籍西省日侍閣師沈文恭公函席以  
文字獲國士之遇者凡八年恨相見晚因從文恭  
象賢玄扈先生締僑札之好蓋謙謙君子也時先  
生爲詞壇獨步更善臨池每花晨月夕刻燭分題  
往來無間迨不佞抱關吳會值先生以侍養依依  
子舍雖天各一方而鱗鴻日至爾我交情古今無



兩無何不佞見放先生亦地下脩文山川悠悠白  
雲間之無從登几筵一灑西州之淚二十年於茲  
矣 今上之八年乙亥哲嗣乃功長君世祿官司  
空卽出爲吾循別駕以麗牲之石爲請不佞拜命  
之辱按狀先生諱太鴻字雲將玄扈其別號也爲  
文恭嫡長子毋張太夫人一夕文恭夢一羽流而  
先生遂就蓐試啼聲蓋鳳之毛麟之趾也稍長詳  
慎持重周旋中禮文恭大異之七歲出就外傳輒  
誦通古今文詞手錄成帙伊吾聲旦夕不休十二  
舍屬文能代文恭作尺牘年十七補郡弟子員受  
餼一時應求皆知名士是歲范安人來歸安人爲  
少司馬欽長子光祿大官丞大冲之季女性資慈  
慧舉止端莊嫻內則張太夫人性嚴切安人事之  
唯謹能得其歡心自爲婦至爲姑不輕踰閨闕御  
下有恩從先生官都下家奴有病亡者必厚其棺  
衾歸里復撫其家室喜奉道亦事佛每生辰初度  
必懺懺悔過復能以儉約內助卽拜 綸章被服  
綵翟而紈綺不御珠翠不飾洵文師也先生居嘗



以禮法自處罔違道以干譽毋語人吾人學問當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倘爲善恐人不知則善必不誠以故終生皆陰行其德先是政府諸大臣徃徃壘斷私其子弟視青雲如拾芥文恭自大拜卽以書戒先生先生曲體文恭意不復置念功名奉張太夫人于燕津堠餽遺一切峻却張太夫人居燕二載卒于燕先生柴瘠骨立奉視而還聘助之儀亦一切竣却武林吳令有我朝名相獨有沈長君爲賢公子之語文恭有子

公叔之喪先生聞變淚盡繼血高堂萬里何以娛膝下乃戴星力疾挾醫而徃抵長安文恭相見慰甚卽以是日入親庶務喜可知也生平取與一介必嚴有武弁以軍功求敘者餽金二百笏先生斥去楊震畏四知何乃以阿堵物溷乃公爲魯于渡濟日糧艘充塞唯先生舟以 欽命便行時總戎董一元坐二大艦阻于進饋金三十笏人參五斤懇求附先生仍力拒傍有以過於硜執諷者先生曰吾思以善歸親倘受賄而玷官評是速親謗也



諷者愧謝歲庚子鄉大比士學使者洪公訥源一代文宗讀先生文擊節強先生就試先生不可柰何以天上碧桃日邊紅杏相摸索耶洪感慨嘆服沈相公有子矣厥後謝去經生究心內典與虞德園屠長鄉結放生社著慈向集戒諸沙門范安人亦喜檀施信向皈依值冊立春宮文恭以贊襄勤勞當世其官於是先生拜璽丞恩思天潢日衍祿食有涯宜開仕進一途嘗讀律免死者永遠道戍復愀然罪疑惟輕卽及妻孥且不可况累世乎

特白文恭入告

詔報可遂得上書

皇恩浩蕩

下救赤子顛連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使先生大振其志豈不與文恭相業奕葉重光而平居鬱鬱以名位爲念故一拜官卽有歸田之賦亦繇淡焉無欲天植其性耳先生性不喜交游門可羅雀亦他無嗜好惟染翰操觚尋章覓句卽神遊天際一揮灑輒累牘連篇皆霞上語四方買賦者雲集若鷄林購元白詩新羅寫馮定碑矣有間止樓詩檢文檢慈向集註慈明誨合覺論瘡痢神治方諸書行



于世文恭疏乞避賢路章至八十上不允適水犯  
松楸報至文恭又疏乞展墓仍不允 特旨命先  
生代父馳驛還里展視任子馳驛二百餘年所未  
有洵異典亦異數也歸而爲文恭建坊者三不費  
公帑不後公徒鄉黨咸德之又捐巨資築郡東浮  
橋以免乘輿濟人者闢佛宮啓道場以資兩尊人  
冥福八都報 最晉階承德郎文恭得請 予告  
先生假奉還里得郵符緘而不啓迨旋假繳大司  
馬霖寰李公贊嘆驚服此當于古人中求之也是

歲公叔卜葬芝溪公過哀得末疾爲庸醫所誤目  
眚遂作因上疏乞歸部覆沿途調理先生遂堅不  
起又閱月稍間復託厥疾未瘳爲請不許乃和陶  
靖節歸去來辭以見志庚戌之歲先生四旬之初  
度也諸令嗣欲舉壽觴好事者復爭以詩文相慶  
然是日實張太夫人設帳日先生痛哭流涕亟止  
之時當計吏當事欲以先生應考功令中丞少微  
許公力爭詞色俱厲沈尚寶之爲賢公子孰不欽  
之何暇可指而必欲擠之爲冥鴻是計典乃報怨



書矣先生獲免先生聞歸志益堅復上疏侍養奉  
俞旨賦志喜詩二十章膾炙一時自茲而後遂不  
復拈弄一意清淨卽生平慧業亦自悔爲風流罪  
過然四方好事者得先生片紙隻字皆爭寶之爲  
照乘珠爲連城璧一日臨池稍標觚輒翛然羽化  
正甲寅孟秋之二十日也先生偶常自語吾自今  
七月則天之上地之下無往而無不之矣此又非  
宿命慧業之一耶而諸令嗣皆能繼志存順沒寧  
先生之謂矣嗟嗟世而季也富貴驕人世祿之家  
鮮克由禮今先生以禮持躬且以信接物文恭碩  
德完名又多以先生成之謂爲佳公子無愧色矣  
銘曰金義之陰耀碑之陽鬱鬱葱葱綱室允藏世  
德世祿相種之良好述偕老異穀同藏瑟琴之合  
泉壤之光身前美懿身後芬芳昭融有朗啓佑無  
疆億萬斯年山高水長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四目錄

行狀

明嶠峨令顯考鏡山張公府君行狀

勅封太孺人張母狀

張母謝太安人遺事

勅贈孺人張母車氏狀

勅贈孺人張母王氏狀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四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四

羅浮張 萱子奇甫著

行狀

明峭峨令顯考鏡山張公府君行狀

歲乙酉府君實命孤及仲以其家來游太學也則  
孳舟海上灑泣而譙之吾二人者幸善飯儒衣冠  
而去慎無儒衣冠而歸孺子勉矣丙戌仲先以其  
家歸府君則時時以書來申前命言猶在耳已丑  
復不第孤始私為書於母夫人欲急歸請就子舍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四

行狀

一

二百十三



而居病廣陵凡七踰月幾不起則府君業捐賓客  
多十月往矣天乎何期海上之譙爲永訣乎乃三  
踰月始克以計聞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又兩踰月  
始克就次母夫人且泣且謫而父之疾革也呻呻  
唵唵謂誰無遠道思親意不及高堂念子心天乎  
痛哉夫遠游有方府君之治命具在歿躡躑負笈  
提挈妻孥不得就子舍者蓋六季遠矣誠有天幸  
博一第以復壇帷亦庶幾乎可以自逭於地下而  
猶然以儒衣冠歸則治命謂何且不得一啓手足  
夫高堂念子又何辭之與不卽徼府君之靈獲勝  
喪然每一舉念未嘗不悵焉愴焉惚焉愾焉腎若  
傷肝若乾而肺若焦強視息於天壤間也故徃徃  
欲有所論著以徼不朽於立言諸君子第一握槩  
淚又未嘗不茺蘭被面終日不能竟一赫蹠且也  
府君雅不喜有身後名卽兩仕爲令尹一罷歸輒  
絕口不及兩邑事唯母夫人與諸宗老時時爲只  
言府君行誼兒輩無毫末肖於府君有覩面目而  
已夫前人有美不章罪不孝章前人之美至罔褒



以滿闕人耳目罪亦不孝今墓且告成乃與二三宗老各請其所覩記相按覆而孤稍次第其語竢立言者采焉府君諱政熙字道亨其先有宣義郎者世爲韶之曲江縣柳塘里人唐丞相文獻公之後初居羅浮棋潭村其子十九郎始徙邑中邑於是其有張氏十九郎子昭昭子瑞卿宋卿良卿宋卿明春秋試宋紹興南省第一故張氏爲省元坊人瑞卿數傳德才德才生用鼎生壽壽生貴貴生本賢本賢生文彥是爲大父東圃公張氏故挾巨

背右文唯東圃公髫而才爲諸生受餼藉其善琴書任俠常慕鄭當時之爲人及室潘夫人齋用益饒請謝賓客日市牛酒具鐘鼓管籥俳優雜進納履常滿也授粲若而人解裝而焚券若而人唯恐不足士以此爭歸東圃公然亦以此家稍旁落乃一旦謝去諸生時公有三子則樛箸旁斥其產素封矣及潘夫人卒繼室呂夫人而生府君甫三歲東圃公卽捐館乃手府君以訣兩素封子亢張氏者其而第乎然竟無如素封子所齟齬何而遺呂



夫人產又最薄幾不能宿春糧未亾人日夜抱其  
弱子而啼諸廟影相吊也於是呂夫人賣麴自給  
府君初委禽於鄧氏無何鄧氏殤而里中有寧波  
府同知謝仁者篤行君子也詳具郡志嘗自奇其  
愛女季不輕以字人府君尚在抱大夫仁輒心異  
之女必字張氏矣時有張仲輩獨柰何以愛女字  
賣麴兒乎大夫不爲動卒與女是爲謝夫人府君  
生有至性自爲兒時輒屹屹若成人諸孺弄玩謔  
一無所好軀幹不踰中人而方面參口兩耳插額  
如掌豐輔望之嶽立稍外傳輒劇刻力學嘗自銘  
其讀書處曰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卽彼病創  
甚猶懸兩趾椽間冬夜則灑水沃足呂夫人至爲  
抱泣者久之乃跪而進孺子稚毋夫人在堂先君  
子之言在耳而兄伯若仲在背敢不勉哉於是十  
六卽試爲郡諸生府君初名致熙督學使者讀府  
君文異之乃爲更今名無何食旣數爲高等凡三  
省試而歲乙卯遂舉於鄉張氏故以貲爲豪其長  
老多簡倨卑狎其伍子弟鮮衣怒馬饒聲酒之奉



府君務折節恭儉循循如也故雖爲孝廉猶不忘其田衣冠而里中無能知張季爲孝廉也者而遇之有間始知孝廉張爲東圃公最少子而壻於大夫仁也者乃人人相慶張氏右文東圃公尊敬士天乎報施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哉然呂夫人持之嚴府君髮且種種以苛小輒引其婦謝謝亾狀長跪請受罰絮數久之乃聽起起輒爲容以進不則復當引婦謝待請不少假故當是時府君以子謝夫人以婦著聞邑中一日府君病腓困矣所為醴

灑橋引案机方數百奏而百不中太夫人益日夜泣搏顙顙天也至夢有搗棗薺授太夫人者太夫人行求卒得所夢薺投之而府君遂有起色君子以是知張孝廉之爲孝也居久之太夫人乃以感末疾見背府君居常每戚戚以生也晚不及供奉東圃公爲恨故常號曰思東然猶有天幸太夫人強飢無恙庶幾可以畢一日而太夫人輒棄去不逮祿故歲時伏臘諱日未嘗不率諸子若孫變服俯伏雪涕兩尊人祠中日旻不復食而爲孺子慕



也者蓋六十年如一日也府君復常是為歲辛酉  
 蓋三上公車矣壬戌乃署閩之將樂縣教諭事卻  
 費金捐俸資給貧士都御史汪道昆督學使者姜  
 寶謂胡安國之教授蘇湖復見今日寶每按行部  
 必挾府君以往曰此益友也寶以倫鑒自任少許  
 可獨嚴重府君歲甲子分校浙行省士得人鄭符  
 卿有年金觀察學會周郡丞學易尤最著無何即  
 以吏材推擇為陸川令於是請見寶寶驚曰先生  
 亦令矣雖然為官乎為人乎夫為官則拙人矣為  
 人則拙官矣府君拱而起請為人寶喜謝曰吾道  
 西矣陸川故盜藪又新中盜府君至極意噢咻有  
 古循吏風先是盜白日入邑中破壞庫獄剽劫至  
 殺傷故令室中數人府君每閱干楨行保甲法復  
 捐俸市精鐵冶兵署中教之戰陳教之射御竟府  
 君世民不復知有盜逮府君以徙去僅閱月而盜  
 復白日入邑中矣是時直指使者朱炳如數首推  
 府君能幹事又能愛民署上考制府譚綸曰此彈  
 丸地安得久困吾良吏也亟削剡薦之 穆皇帝



之元年吳平入寇治兵使者林某分部陸川厚望  
府君輒以事難府君咄嗟責芻糧牛羊雞犬數千  
百及他門材府君一切治辦無以難也乃佯謝府  
君蓋丙夜矣又急移文府君詰朝之事當以三百  
觔精鐵爲精鏐從行間也鄉三老語諸胥及主藏  
者驚相率以主進夫貨所以藩身也府君不然使  
者余里中長者令且計日受俸安所從來得如諸  
父老言以進耶吾儕小人不可以置君子之腹乃  
輟寢徬徨夜騎大索諸民間鋤鑊鈐錘之屬治之

一 如精鏐以進使者視之鐵也乃艷歎佯謝令休  
矣卒憾府君時復有比邑令鍾某者亦里人數害  
府君之能遂爲使者言府君往檄諸冶冶署中者  
鑄金也詭言鑄兵耳府君遂徙令嶠峨嗚呼貨以  
藩身乃今知之矣嶠峨 難治倍於陸川府君  
賢聲復日起彘彘丁直白改者數賊害民都御史  
鄒某者乃檄府君治餉往討之賊竟逸去群帥相  
與劫府君俘馘諸良民以應劍及於達矣府君大  
驚按劍卽求急騎馳白都御史臺御史臺於是群



帥始急抱府君以頭搶地流血請死前言戲之也  
故府君嘗自言後世有興者其丁首白改之役乎  
蓋生活諸良民數十萬人歿群帥亦竟以此深減  
府君指揮李朝臣者都御史侍人以干楸至所過  
殘滅諸父老子弟號泣縣庭言狀日數百人府君  
長者不卽告姦乃爲好語移書朝臣令自謝去而  
朝臣故所遇諸邑令皆踞其上又皆能具其橐中  
裝府君旣不爲禮且筭食器外不具一錢朝臣旣  
日攝府君更得令所言諸父老子弟號泣縣庭狀  
輒脫果府君謂令且寢處我矣遂自甌其金十鏹  
馳上都御史臺盜蓋有魁實舍藏嶠峨令用事人  
潘大志所莫誰何也朝臣謹傳以聞嶠峨令乃行  
金爲君間如此於是都御史色動慷慨檄推官沈某  
往推治府君時府君以護視諸博士弟子就試督  
學使者急之行省遇推官於途不問其所從來也  
府君見輒請之行省不爲推官前驅推官遂日攝  
府君固枕上耳請去何也乃直馳入踞坐縣庭  
悉收令署中諸胥人拷掠之卒無一署對者立斃



叔下數人矣遂文致府君贓且鉅萬請付有司府君曰知縣奉職無狀誠有之第潘大志者今昆明令賀朝用丞嶠峨時機兵也昆明令具在且知縣誠不自愛獨無一用事人奈何置心腹於丞役人輩乎於是布政使陳善觀察使張文淵皆以身誓都御史臺保持府君而都御史亦自悔悟知府君無他推官所文致贓狀皆一切解免謂府君且安意自効然府君竟自劾求去知縣奉職無狀即推官不言政乞骸骨且有子可教寧復能強折其腰

為諸公所擲掬乎則不肖孤業已補博士弟子藉藉有聲矣故府君竟自罷歸而推官竟亦以墨獲罪先府君去倖指揮者亦相繼被大辟戮其尸而後府君可知也府君為政敦尚大體以簡易近民民樂歸之居官無赫赫聲至去二十餘年猶聞頌府君惠澤不休粵滇一口也然以廉直自將亦數得強項名故拙於宦其為人不為官類如此陸川有奸胥藍者數以奸出入民戶口更數令不能問也府君廉其狀收之以法藍乃莫夜懷千金為壽



幸府君寬之已得請於貴人矣諸貴人亦數屬府君府君不爲動斥其金卒被以法居嶠峨時又嘗與諸貴人爭白馬銀場事諸貴人益日攝府君白馬山者相傳爲銀礦所產利甚鉅諸奸民賂諸貴人請以白馬山爲設銀場諸父老子弟群起今日有銀場明日無嶠峨矣府君起謝於是亟白都御史臺御史臺諸監司一切言銀場利者非知嶠峨縣事故未覩嶠峨之害知縣知嶠峨縣也安得不言嶠峨之害而言銀場之利諸貴人不能奪遂罷議然府君亦復條上諸銀場出入科指誠不幸而有白馬銀場則比他所歲可緡羨金以紓民且鉅萬也府君居常循循遇事輒敏給計畫信義不侵爲然諾將樂有鄉大夫徐同知者嘗以事構怨馬千戶某乃以其衆劫持同知至脫巾呼市中白日攫人矣令周某某閉距縣庭計無所出凡三日民各竄去然脫巾者竟不敢近攫人學官曰張先生在也使張先生要我吾無盟矣府君乃單騎往陳說利害切責之脫巾者羅拜伏馬前相抱首散入伍



中不復譁蓋府君嘗佐其令周條畫饗給諸軍役  
人人德府君故以一廣文而爲叛人所推服都御  
史汪所由心異之矣府君罷歸築室東阜力農則  
東圃公弃諸生時耕鑿處而顏之曰東圃艸堂以  
著存也蓋婆娑卒歲絕足不以姓名聞縣官卽諸  
當事者有一造請僅一再報謝且匿去何物老農  
溷乃公爲與人于于口未嘗道人之過曰國子可  
監也卽對三尺童子不欺言必則於古人嘗切責  
諸子讀古人書卽不敢望若皆如古人然一卷中

能每一語一語中能行一字處不負所學耳此府  
君之教也又嘗爲家政懸於座右其言以誠厚儉  
約爲本性方正卽問室之內儼若朝典不肖孤及  
仲莘旣與賢書稍有出入猶日撻于庭不少假見  
華美被服輒亟斥之若僅弛負擔輒忘而父一敝  
履十年乎蓋府君爲孝廉數年及被命登仕始釋  
其齋室中僅具一綦履猶時時以故綦直補之不  
弃也雖一再爲令皆以清白垂素歸獨久居田間  
時時力農動視畜樹謝夫人能拮据相之故稍稍



具饘粥蓋積纖累微府君之言曰善居德者亦若  
此矣終身與人無競蓋棺之日未嘗一挂吏議嘗  
一再爲鄉大賓爲鄉約正比屋化之十二年里中  
無訟焉人有以橫逆至者置之何擇受之卽有積  
怨深憾亦相對若平生驩無幾微見也尤硜硜一  
介夫悖而入者悖而出耳何益且人之欲利誰不  
如我故一捐賓客間左右杵不相皆爲行哭葬之  
日提扶野祭至數日罷市而諸鄉校士誦義無窮  
有謂粉梓式陳寔之廬宗族服仲淹之義此非苟  
而已也府君生於 肅皇帝之四年乙酉冬十月  
二月二十七日以 今上之十七年己丑冬十月  
六日卒於正寢爲壽六十有五府君初卜兆於東  
阜故築耕處之松園山夢有以金鏡來獻者故復  
自稱曰鏡山老人最後乃得善政都之蓼塘葬焉  
則歲辛卯春三月之六日也是山也鐵峰卓立若  
端笏三水滌滙若環帶神茶諸山若斷若續數百  
里翔舞而下形家者言負乾抱巽亦府君所自卜  
云有不才子五人長爲孤舉壬午第四人婦車氏



男歸善郡諸生應試繼王氏舅平海所指揮之朝  
夫萃同舉第十人皆明春秋婦葉氏歸善戶部  
員外郎春及又次芹邑增廣生婦鍾氏舅歸善石  
城縣教諭鳴暉又次藻婦余氏舅邑人長史涵繼  
韓氏舅邑人九溪衛教諭鳴臯又次英天女子子  
四人長留歸邑諸生維翰次曾歸副使一經子柳  
與萱萃芹皆謝夫人出又次何歸邑諸生溪又次  
黃歸邑諸生

與藻妾神出英妾單出萱之子

八元炳元焯元光元瑩皆婦車出炳焯光皆博士

弟子員瑩恩貢生元烜元燦妾朱出元默元耿妾

施出烜燦默亦皆博士弟子員元炳娶宣化縣知

縣韓鳴金女有子堪臺陞皆博士弟子員元焯以

嗣芹娶邑人何如綱女有子塏壁元光娶歸善許

聯芳女有子重坦塔塾重塔皆博士弟子員元瑩

娶里人叅政黃流芳女有子域塔堦元烜娶歸

善邑諸生翟繼高女有嗣子元燦娶邑諸生曾

友樊女有子圭元默娶里人副使曾舜漁女元耿

未聘女四一妾梁出歸歸善舉人黎遵指三妾施



出皆未字萃之子曰元製亦博士弟子員娶舉人  
韓鳴鸞女有孫量■女三一歸邑人曾植之子煌  
一歸里人參政韓權之子董一歸里人舉人  
之子 藻無嗣嗣子■女二一歸諸生謝良有  
之子昌運一歸里人稅課毛翰芳之子首麟謹狀

勅封太孺人張母狀

太孺人姓謝氏故寧波府同知仁季女也仁翁介  
嘗折辱逆璫瑾罷歸羅浮山中里人罕識其面卒  
祀學宮許郡邑志於是太孺人生長田間季十六  
歸先大夫逮事先大母呂夫人云呂夫人之繼室  
先大父東埔公也前大母爲潘夫人有兩子皆富  
人婿廣斥田宅素封矣呂夫人生先大夫甫三歲  
東埔公輒弃去兩素封子益多取美田宅自給先  
大夫至不能具甘旨而太孺人又從田間來日以



荆蒯隨兩姒金珠綺縠之後意泊如也而事呂夫  
人視諸介婦惟謹一井一臼必躬親卽酷暑且負  
一女於背操作不休呂夫人數勞苦之則跪而請  
主饋謂何先大夫起謝得子余無內顧矣久之太  
孺人兩舉子皆不育呂夫人春秋高數有舍館之  
想太孺人輒置副室時年二十有二耳里婦難之  
家故亦貧先大夫久困公車一爲廣文再仕令尹  
皆絕徼地歸之日實不持一錢太孺人不失爲田  
家女能攻苦力於拮据旦起嗚嗚中庭諸城獲相

次受事足不踰閭日不踰簾而乙田丙舍皆若身  
涉之其所慮攝卽數百里外前後數十年無能出  
太孺人指者故先大夫一解組常慨然有志於寧  
波公之爲人卜築東郊裹足不入城市閭內外一  
切倚辦太孺人於是積織纍微踰數年而產始一  
斥又自先大夫捐館後而產始再斥逮于今藐諸  
孤得以朝夕餬口歲時伏臘不至乏絕皆太孺人  
力也張氏故以積箸家里中第至先大夫始以儒  
特起而群從子弟皆游閒鮮透迤之業先大夫徒



令嵎峨萱十歲萃六歲芹尚襁褓太孺人固不欲  
往諸兒幸皆可教請畱乃歲捐重幣擇明師良友  
扁之一室夜則呼至膝前篝燈督之吾伊夜不丙  
不令就寢鄰雞振翅輒督之起復篝燈吾伊稍辨  
色立趨就外傳聞夏楚聲爲一加餐吾兒有師矣  
故萱十六卽爲博士弟子高等受旣萃芹相次舞  
象歲壬午萱萃皆弱冠首列賢書芹復高等受旣  
於是鄉父老疊疊謝夫人能教子先大夫復起謝  
得子余無媿爲人父矣而太孺人乃掩泣安得呂  
夫人起而一慰令節乎顧持藐諸孤則日急且折  
產矣一粟一縷非關謁不得私取與居常非魚菽  
之祭不得加邊不肖萱一戶履常滿太孺人必壁窺  
之一人不得妄交諸臧獲遇誤非命之杖不得杖  
也藐諸孤微有出入則輟箸堅卧竟日卽不肖萱  
髮且種種數抱孫稍有註誤聞輒當免冠伏地暴  
烈日下兩膝欲穿不敢仰視諸宗老以爲言則垂  
淚被面兒輩不幸無嚴君故至此媼之木拱矣能  
以砥礪而見敗轅乎謂呂夫人何呂夫人之持先



大夫亦日急故先大夫終身無過舉萱不肖居常  
竊自幸受氣爲人以有今日三十年而前以父爲  
師三十年而後以母爲父矣先大夫性故儉約太  
孺人復能以儉約自喜衣必數浣而食不欲重味  
意戲幼爲五馬最愛女長從先大夫爲宦人婦貌  
諸孤卽無能顯揚萬一歿亦得稱太孺人爲宦人  
母今且七十有九矣飾之首不知有金珠被之體  
不知有綺縠諸子婦有靚麗者未嘗正目眎必刺  
劑以見乃敢見也間者嘗以一縑歸問太孺人則

緘而敝之苟中媪田家女体故不便此最後進一  
素而喜可知也故貌諸孤自單絞外亦必布素以

見乃敢見豈爲若輩惜財爲若輩惜福耳媪何知  
第家大人罷五馬歸衣且鶉結卽若父兩仕皆專  
城而一履綦三十年此皆一代名德也故廟食於  
世兒輩勉之蓋先大夫所至清白著聞教諭閩閩  
祀之今陸川陸川祀之徙令嶠峨亦祀之如陸川  
及蓋棺則獲從寧波公後祀學宮翁塔俎豆一堂  
相埒郡邑志里中以爲美譚焉第太孺人以儉教



家然好行其德能緩急人先是兩素封子夫婦皆  
物故其一有不肖子產蕩盡無嗣先大夫擇嗣嗣  
焉復捐重貲營葬事如禮遺兩女則太孺人身撫  
之爲擇婿厚其資送至與兩女兄等里俗析產長  
而嫡必倍太孺人不以爲然古八九世同居不得  
已且異產矣復異視乎有子五人長萱次萃次芹  
皆太孺人出次藻又次英則異母神及單出載書  
而盟分必均取必先幼者常竊語萱若獨不聞兩  
世父之多取美田宅自給乎非若父與母則骨白  
于途瘠捐于溝耳何益故居常內外親姻稍困乏  
未有不望門造請各厭心去獨聞人過則顰蹙久  
之終其人之身不以汗齒頰又明習大義而所持  
多與書傳契合有古烈丈夫風諸親姻微有失得  
惟恐謝夫人之聞之也旣又惟恐謝夫人之不聞  
蓋一言立解矣故徃徃同室有關者縣大夫至斥  
於庭若非謝夫人姻親乎歸而受成於夫人無久  
涸乃公也其爲里中信服類如此不幸先大夫捐  
館第芹卽蚤世太孺人哭之哀遂善病然平生不



喜事祠禱卽被病創甚亦不問醫藥藐諸孤竊危之而太孺人不爲動媪生平無損德事當無損壽理故先大夫撫有諸孤壽僅六十有五輒見背藐諸孤不能以祿逮一日蓋恨抱終天而太孺人幸無恙間者不肖萱備官西省不敢以萬里程登頓板輿就列甫七月卽請急還于舍賦歸興詩三十章見志冀朝夕奉膝下計不復出無何以冊儲恩當覃太孺人乃絮數命駕而忘而父甲戌之役乎蓋先大夫從令嶒峨嘗折辱故中丞鄒應龍

倖人李朝臣爲甲戌考功令所奪兒不以此時丐還父官他日未亾人何以見地下也其速就遺慎勿以媪爲念萱於是復割裾出今幸獲請先大夫還官如故太孺人亦偕被一命寸草私得藉手還報第來日苦短又門祚衰薄異母弟藻英皆中道夭折去歲國子第萃復不祿太孺人以衰暮哭于道路且爲酸鼻何物露門老博士能復羈斂人而令哭子之母更復嚙指耶乃太孺人時時寄聲膝下五兒今止一萱矣媪一旦以兒子得微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四  
上浩蕩恩冠鳳冠服霞裾稱太孺人幸顧先臣卽  
奉 詔還故官而所受秩無毫髮增也於兒安乎  
兒其一乃心祇服乃事以需異日然每念第萃更  
念太孺人歸心且搖搖如縣旌歲乙巳則太孺人  
壽八十而六月十有八日實爲縣悅之辰計當復  
請急馳子舍以大官錢具一觴舞斑斕堂下誠有  
天幸獲微大君子一言賜之華袞歸而以侑勺者  
襲之世室昭示子孫無窮則母若子且不朽故詮  
次其凡以備外史惟大君子裁之

張母謝太安人遺事

不孝故斯地不能治家人產自先司徒見背藐諸  
孤產且析矣惟不孝所受者太安人實掌握焉間  
者竣役吳關奉板輿還子舍餘俸所積太安人復  
手緘之唯謹不孝不敢自名一錢或稍稍爲兒輩  
購田宅旣發橐矣輒語不孝曰金必精衡必昂券  
之外必捐贈也今具飭粥者旁畝稍盈瓦風雨者  
丙舍稍斥其故主未嘗稍有所望里中父老子弟  
皆能詳之獨憶太安人就祿吳關日不孝不能裕



遵太安人之訓爲太安人不與者則多進羨金一事吳闞筭緡歲以四萬金爲額前事者往往逋額內鮮有勝其任者不孝一抱關發奸摘伏不遺毫髮而煦沫商賈咸願出途故緡錢所入稍稍倍之退而請太安人此羨金亦朝廷物也歸之朝廷可乎太安人艷然曰兒忘而父之令陸川以進羨金爲前後令所齟齬乎金果溢額歲大稔溝瘠纍纍胡不以羨金四出捐賑爲朝廷陰行德也不孝乃悟趨與當董者畫地而賑所捐至七千餘

金復以太安人命而賑屬邑諸生之赤貧者千餘

金重修董公堤今名張公堤及虎丘灌山光福諸名勝亦不下二千餘金詳具申太師時行王文肅勳曾德政碑中自媿好義不如好名捐賑之外尚餘一萬四千金悉馳而還之大司農蓋一歲而許聖緡錢五萬四千金大司農趙公世卿愛人不以德遂移檄勸勉南北七鈔關必以張主事爲法而辛亥之考功令中矣更自愧者諸權貴人渡關往往譏其闌出持其副冊不少假題于關門日必行



其法無愧於心積爲故大中丞

符卿

銓部

比部

輩反唇太安人聞之

輒輟箸兒亦安所稅駕乎故永訣之日太安人復  
以往事絮數爲誠不聽毋言故至此何以見先司  
徒地下嗚呼痛哉此不孝終天之恨亦終天之罪  
也太安人有孫八人孫之曾十人炳焯勲堯瑩及  
堪臺皆列庠序歲甲寅督學使者校士兒焯故名  
煥以失學見褫太安人閉寢門不食者三日焯歸  
不復列之膝下者踰載此敗轅亦敗羣也時有旁  
窺可以數十金居間而請者太安人聞之復不食  
者三日而不能以文進乃欲以貨進乎亟麾之去  
病且彌留乃呼焯而泣之汝所後者何人不獲以  
一青衿主其鬯謂地下何益焯出後先第芹故爲  
諸生高等也歲乙卯焯乃幸以文進再列庠序而  
太安人不獲見矣嗚呼痛哉里中所稱丈夫行者  
類如此



勅贈孺人張毋車氏狀

先大夫之困諸生時蓋與故太學何公少泉同席  
 車雖時兩家婦皆當就館於是以腹議婚無何少  
 泉公得雌居一月而先大夫乃得雄為余卒如議  
 成丙子秋九日百兩在塗矣未入門女輒被病不  
 治余毋謝太安人往視之女垂盡矣復起坐握太  
 安人于淚淫淫被面也兩家之好踰二十年女薄  
 不待奉箕帚終事夫人死且不與歿王氏女夫  
 婦也他日歸幸無恙遂卒時里中諸貴人女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一  
爭欲更字張生而太安人弗應也必得王氏女乃  
婚然卒未有聞者久之先大夫得一夢有以香車  
載數嬰兒造門旦起則蹇脩以孺人姓氏請矣先  
大夫曰夢徵矣夫必叶吉歟孺人世居郡城積不  
相聞故謝夫人猶固弗應何氏女言猶在耳也久  
不決先大夫堅持之筮之吉太安人竊筮之則又  
吉乃委禽則與余生同歲矣祿命家言余少何氏  
女一月故不吉車氏子少余四月故吉而孺人亦  
為言家大人仰非公少困諸生歲三十有二輒見

背母吳夫人以未止人撫一子口尚乳也產且中

落何敢望君之門獨世父如山公時時為言女必  
貴慎無輕字人故獲歸君君勉之矣蓋如山公以  
背雄郡中義俠著聞子若姪兩與賢書或明經首  
選次皆博士弟子翩翩於是悉捐重貲為孺人贈  
送張甥真快壻也兒姪輩皆出其下又時時嚴重  
張甥而何氏女垂盡之言坐不驗願其母黃夫人  
更念女痛如初沒而女視孺人不啻腹出女所遺  
室中簪珥服玩及諸僕婢筐篋盡以歸孺人無筭



孺人亦不啻母事之朝夕惟謹若忘其遠於母與  
第不至賦肥泉卽黃夫人亦忘其女之不得爲張  
氏婦也久之少泉公卒無何黃夫人亦相繼卒而  
太安人則泣語孺人何氏女言猶在耳也幸無相  
忘故孺人之喪少泉公及黃夫人如禮春秋之事  
孺人必手治酒脯令黃夫人所遺諸僕婢詣女墓  
祭掃歲以爲常蓋義起矣孺人母曰吳夫人故閑  
婦功孺人復慧巧殊絕一切麻糸絲繭織紝組紃  
諸妯娒皆遜莫及而婉婉聽從蓋其天性又積聞

太安人之事先大母呂夫人也鷄初鳴盥漱笄總  
珠爽而朝噦噫噎咳涕視伏不敢動寒不敢襲

癢不敢搔與恒飲食非餒不敢飲食不命之退不  
敢退退則趨爨下操作諸女奴請休必斥之去獨  
不聞堂上老人嘗背負畱大家春相夔執以事呂  
夫人乎畱大家者余女兄也於是垢閣之間一甌  
一甌一鏹一鑊必手滌食齊必以時軒毫菹辟脫  
作新撰膽攢之具必蠲潔極意有間則請漱請澣  
請補綴五日三日又燂湯潘請醜請洗將有事大



小必請白太安人乃媯然以復先大夫此真吾家  
 婦矣而於余兩女兄及兩小姑尤能各得其驩心  
 時有介婦欲以門地多上人者孺人益以禮下之  
 卒驩甚由是諸宗婦日習孺人卑順和適卽誓御  
 大小皆心歸孺人內外無間矣孺人貞靜端雅不  
 教而成寡言笑進退升降慎齊室語不及詭惟語  
 不及褻卽丙夜必挑燈相對刺繡不休必請余手  
 一編竟讀乃就枕余故跣地多少年徵逐時有小  
 出入先大夫與太安人不及聞者孺人必登聞之  
 過盡暴不則閉閣拒謝蓋有脫簪待罪之風故孺  
 人歸甫五載余卽獲對公車及罷歸先大夫曰金  
 陵四方賢豪長者所輻輳也古人裹糧不憚千里  
 孺子往焉太安人數難之跣地者奈何遠滕下先  
 大夫曰其以車婦行益直友也歲乙酉遂偕孺人  
 之金陵家焉至則故相趙文懿公爲具釜鬲及少  
 宗伯汝師趙公余皆北面事之大司寇元美王公  
 大中丞承忠介海公相次館穀四方賢豪長者無不  
 人人願交張生驩亦無不人人爲張生治家裝者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四 行狀 三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四 三  
然張生意不可一世卒不能厚遇蓋尊中之酒不  
空而瓶中之粟亦數乏之絕矣孺人至解簪珥以佐  
不足則布衾木枕盡入于錢家又不足則併日而  
食凡四年所已丞居京師已居廣陵南北萍踪轉  
徙道路艱難險阻孺人益備嘗之既不能博一第  
復不及沾一命其象服爲孺人屢屢之報逮庚寅  
則先大夫以計聞匍伏歸就次四月而孺人逝矣  
天乎痛哉孺人嬋娟綽約不粉而白不朱而赤灼  
灼可餐髮垂至地其光可鑑故余嘗謂夢賦高唐

神交洛水飛揚綵筆文士欺人反得孺人余乃和  
之奈君常攬鏡輒低回數四紅顏薄命時以爲憂  
余輒唾地安得此不祥語今信然矣豈其靈心先  
警冥數適符耶天平痛哉第孺人廟見日太安人  
亦憂及之婦苦羸弱一車數兒之夢踐之實難乃  
孺人以下丞歸我戊寅輒舉兒元炳庚辰舉一女  
日崇陽辛巳復舉一兒日羅秀亦殤癸未舉元燁  
九歲天乙酉入金陵元焯舉于舟中丁亥元光舉  
金陵己丑元瑩舉廣陵太安人乃喜動顏色夢徵



矣夫然孺人免身常困苦凡三載乃兩就館歲庚寅瑩以秋八月歲一週至十有二月二十有三日輒復舉一兒蓋兩載兩乳也故身免而孺人卒踰歲是兒亦卒天乎痛哉先一日余以上先大夫葬地出舍於郊聞變輒單騎馳還竟不及訣而諸女奴爲言孺人之將絕也呼余者三天乎痛哉嗟嗟孺人歸僅十有三年凡八乳惟先大夫之夢是踐然中道棄去不獲偕余以老而王孺人者竟入室矣卒以符何氏女於十三年之前豈祿命家言余固宜老于鰥卽孺人少余四月亦復不終吉耶所不可知孺人事舅姑孝宜壽一四德咸備無間內外宜壽二里俗習妬孺人居廣陵能爲余置小婦朱持彼引御今且舉二兒矣太安人常語入車婦以在尊恭卒兒室虛無人非小婦朱誰當室者故朱每念孺人輒飲泣竟日其不媿於太安人穆木之美如此宜壽三而竟不壽何也嗟嗟余自失孺人逮于今十有四年矣雖繼室以王孺人及時置媵侍然常終歲忽忽不樂晝一念及夜必夢來灼



灼猶可餐髮之光猶可鑑也笑語歷歷獨不一及  
身後事故孺人屬纊時兩目即瞑含笑如生余知  
孺人矣余知孺人矣天乎痛哉孺人生於嘉靖三  
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卒於萬曆十七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八男四女長元炳爲邑諸生娶宣化令韓  
鳴金女有子堪邑廩生臺陞皆博士弟子員次元  
焯以嗣亡第芹者爲邑廩生娶何如綱女有子堪  
壁元充爲郡增廣生娶歸善許聯芳女有子重坦  
塔壘重塔皆博士弟子員元瑩思真真生娶泰政黃

流芳女有子域塔壘元烜元琰則小婦朱出元  
燮元耿小婦施出烜爲郡諸生娶歸善邑諸生羿  
繼高女嗣子元琰爲邑諸生娶邑諸生曾友樊  
女有子圭元燮爲邑諸生娶副使曾舜漁女元耿  
未聘女四長則小婦梁出歸歸善舉人黎遵指次  
皆施出未字始克葬於新集都石湖嶺以祔先大  
母呂夫人右則余之文隱堂在焉墓旣成竊欲有  
所誤次以副於麗牲之石獨以一命未沾每捉筆  
則緬淚滿臆數罷去今仰丐 國恩令孺人得從



謝太安人並膺 寵綸然亦捧置束矩中偕數行  
淚灑杯酒以澆杯土耳孺人有知能從夢中翟冠  
卒翹揚帔曳裾問謝太安人食寢無恙相與撫摩  
驟下諸兒以自慰於道路轉徙悲歌屢屢乎余倘  
自菲薄不得一微立言君子以附不朽則婦順母  
儀湮滅不彰謂伉儷何故復揮涕詮次之若曰  
有情癡也則批頰退矣

勅贈孺人張母王氏狀

余居常固斥祿命家言置不道然祿命家固爲余  
言也余於十二宮惟妻妾最厄及車孺人卒始竊  
竊心動矣余母謝太安人曰何氏女故前言之兒  
婦必王氏耳乃日令妣者行求郡邑間它姓卽甲  
族不復問踰二年乃得孺人孺人大父詔世居平  
海所起家戶侯參闔有功惠潮嘗總粵西兵長子  
之朝平海所指揮僉事累級游擊將軍則孺人父  
也母曰姚夫人將軍年三十卽捐賓客一子四女



孺人爲長第遠居海上家難數起歲壬辰孺人始  
歸時余兒元炳十三歲元焯八歲元允五歲元榮  
三歲耳孺人一意撫摩授之衣必鮮飲食必腆寒  
暑燥溼必謹而事太安人亦不減車孺人故太安  
人安之其遇小婦朱則爲講鈞禮有恩已置小婦  
麥已復置小婦梁此謝太安人及車孺人穆木遺  
風乎而孺人亦賢有德矣歿車孺人苦羸弱顧多  
男孺人碩而澤卒不一乳歲丁酉余以計偕當需  
次選人太安人欲孺人偕北新婦賢能無碩人之

嘆孺人請留夫人春秋高遊子萬里婢子主饋也  
小婦未能佐室君以麥往婢子卽不幸爲碩人弟  
車夫人能身婢子能撫於君足矣戊戌冬余拜官  
秘省居十月始請急歸孺人獨以其身奉太安  
人朝夕凡三載所諸孤晏如井曰秩如僕婢老小  
翼如也余於是益嚴重孺人無何以冊儲當沛  
恩於是太安人日令內外親姻勸駕太安人曰姑  
幸善飯新婦必偕北它日歸鳳冠霞裙率諸子婦  
羅拜堂下亦老人一日之娛也余始盡室行而孺



人則持太安人晝夜泣已又持炳煥兩婦泣幸善  
事太安人若翁誠得一徼 國恩爲太安人光寵  
計當迫還子舍不至令太安人復倚閭也於是諸  
子婦亦環泣不忍去至悲動左右莫能仰視則辛  
丑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也嗟夫悲夫何其卽永  
訣耶先是祿命家有竊語左右者辛丑壬寅之歲  
余將不利於闈余復竊竊心動臨發小婦麥卽病  
困抵五羊不起余乃語孺人其或者奪余妾以  
余婦也孺人則哭之盡哀君往居長安此姬

三載所君歸興詩所稱婦無禪者非乎柰何中道  
棄之去嗟夫悲夫何其孺人亦中道去耶孺人故  
有捧心之疾過武林疾乃大作過姑蘇委頓牀第  
矣又爲小婦朱哭其殤女辛盡哀舟次楓橋疾遂  
革詳具楓橋紀事至今讀者尚掩卷揮涕也天平  
痛哉孺人生於隆慶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  
萬曆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次年六月乃歸櫬於  
珠岡別業尚弗克葬嗟夫悲夫孺人歸于我僅十  
年 命之榮可旦夕待不待也爲車孺人撫諸孤



勞苦備極乃微片肉以從諸孤之後而於車孺人壽更促其一顧又客死天乎痛哉然車孺人故多男第能爲張氏婦不能爲張氏姑孺人則撫有兩婦稱姑又抱兩孫稱大母矣車孺人專閫十三年未嘗一日柄家往來吳楚燕齊之間次且道路甚且提甕行汲孺人柄家矣唯諾滿前矣余久困公車車孺人五年諸生妻八年孝廉妻耳孺人歸無何卽爲朝貴妻稍光華矣卽客死致足傷然予躬視湯餠凡三月不至如車孺人暴卒不得手余一

訣也今且以 聖天子異數膺 寵綸與車孺人埒故余旣撫拾車孺人往事以著于篇復揮涕爲孺人列其槩俾採風彤管者得並觀焉以庶幾一言於不朽而孺人瞑矣第太安人則時時以書來禮有之冢子雖七十必再娶余於是更念孺人何氏女前言之矣其可再乎太安人卽在上如十二宮之說何遂終身不復娶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四

三

